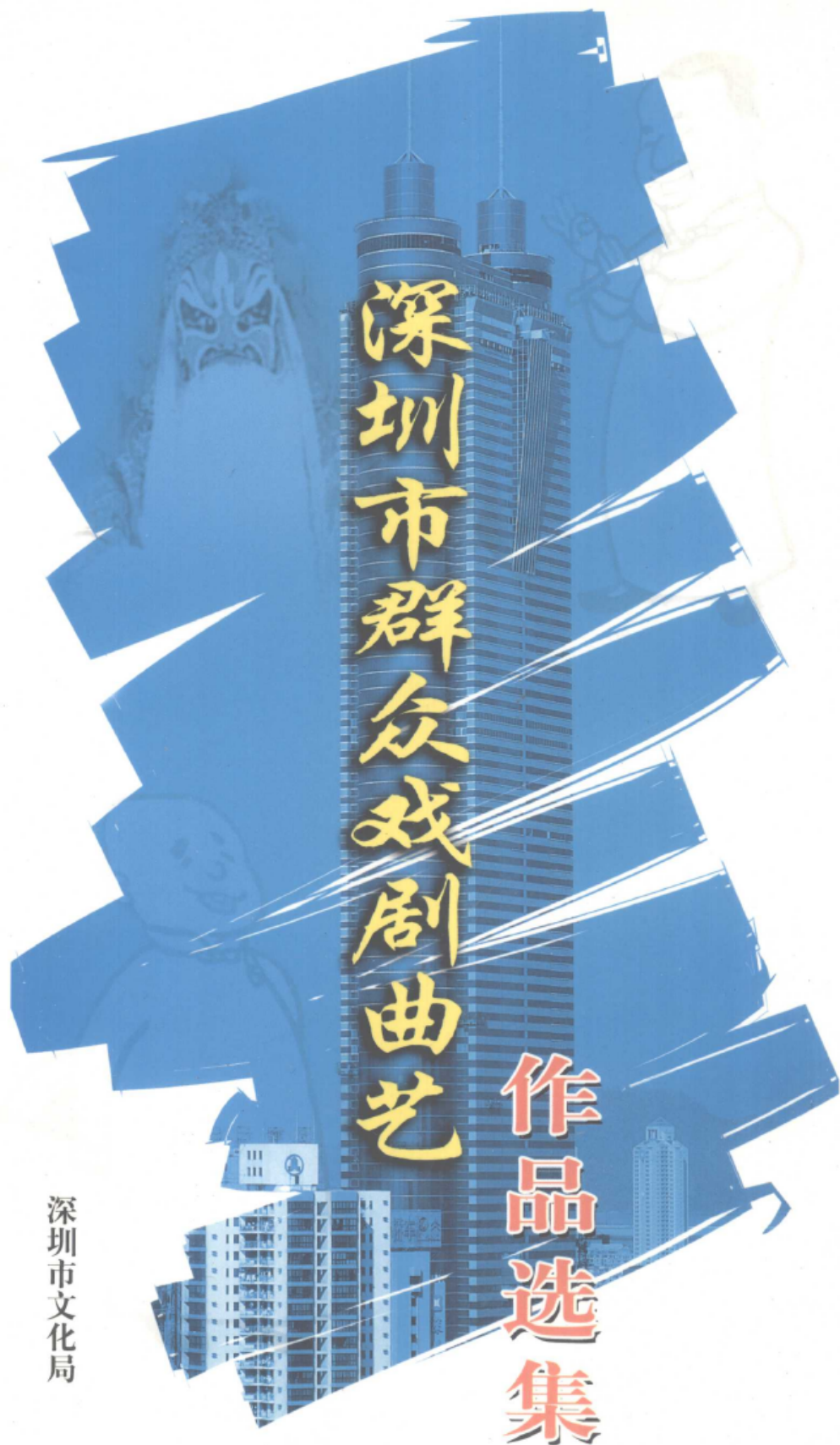




鹏城金秋

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鹏城金秋”文艺创作丛书



深圳市文化局

海天出版社

 庆祝深圳特区成立 20 周年“鹏城金秋”文艺创作丛书

鹏城 PENG CHENG JIN QIU 金秋

深圳市群众戏剧曲艺作品选集

深圳市文化局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宏英
封面设计 李 萌
责任技编 卢志贵

书 名 鹏城金秋（深圳市群众戏剧曲艺作品选集）
著 者 深圳市文化局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排版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深圳市彩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550（千）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2月第1次
印 数 1-3000册
I S B N 7-80654-599-9/1·216
定 价 5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鹏城金秋》丛书编委会

顾问：苏伟光

主任：王京生

副主任：董小明 黄励军 徐民奇 李南生

委员：王增亮 姚峰 黄嗣伟 杨素贤 刘绍钦

黎乔筑 王小明 李天明 何小培 刘继昌

丘绍淳 原丽萍 冯奇

主编：李南生

副主编：王增亮 姚峰

执行编辑：姚峰 刘强 苏伟明 江汉城

编辑：梁宇 蓝希志 郭振华 简丽华 李蕊纯

周先娇 黄斌 王玉祥 吴江 黄雅雅

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鹏城金秋”文艺丛书

序

当

鹏城第20个金秋向我们款步走来的时候，我们欣喜地发现：群众文化园地里果实是何等的丰硕！

2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短暂的，但对深圳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她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城，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随着特区经济的飞速向前，群众文化得到超常的发展，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群众文化的重要支柱业余文艺创作，其惊人的前进速度令人刮目相看。

回眸80年代，深圳业余摄影作者的作品《升腾的特区》和《蓝天的诗行》在第十三届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展分别荣获银奖和铜奖，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吸引了无数双眼睛关注飞跃的特区建设。接着，深圳的第一批业余书法、美术作品赴京展出，带去了一股沁人肺腑的清新，首都的专家们由衷感叹：“深圳的艺术摄影在全国水平线以上！”“特区的书画作品路子正，水平不错……”人们开始领略到崛起在南国的一支观念新颖、思维敏捷的业余文艺创作年青新军的风彩了。

90年代，大型歌舞《开拓者礼赞》展开了深圳业余文艺作者的新画卷。歌曲《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像报春的喜雨滋润了大江南北，深入亿万人民的心田。人们惊叹深圳的业余文艺作者紧跟时代脉搏，他们的思维与祖国一起腾飞！然而，深圳的业余文艺创作并非

一枝独秀，而是一蓬蓬满城争相竞放、灿烂火红的簕杜鹃：摄影作品《辉煌的深圳》向祖国汇报了特区改革开放的光辉成就，舞蹈《大鹏湾渔女》反映了开拓者勇敢坚韧的品格；歌曲《你，就是一个士兵》表达了人民对钢铁长城的崇敬；广播剧《水暖香港》、大型话剧《窗外有片红树林》、小品《母爱》、《一碗面条》等等，则表现了特区人高尚的情怀……深圳业余文艺作品夺得“五个一工程奖”、“群星奖”、“人口文化奖”等全国大奖的喜讯频传。1999年，广东省举办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大赛，三个艺术门类都是深圳独占鳌头……深圳的业余创作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全省的前列，起到了“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作用。

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深圳的业余文艺作者正和特区所有的开拓者一道，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团结一心，努力铸造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群文辉煌。

毋庸置疑，深圳的业余文艺作品，是鹏城腾飞的缩影，是特区发展璀璨银河里一组组亮丽的小星星，闪烁着美的光芒。我们特地编印了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鹏城金秋”文艺创作丛书，其中包含歌曲、美术、摄影和戏剧曲艺四个分册，目的就是要摘下这一组组小星星，放置在历史的卷宗里，放置在关心深圳特区成长的朋友们的心坎上……

是为序。

王京生

● 一、大戏 ●

大山作证.....	(朱子椿)	1
花鼓女.....	(刘强)	30
好人陈观玉.....	(张翊、刘强、何穗生)	43
夜莺.....	(刘强)	58
窗外有片红树林.....	(陈慧中)	70

● 二、小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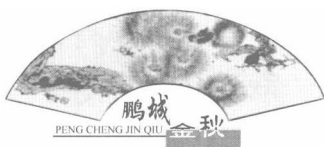
第一次约会.....	(黎乔筑)	88
绚丽的枫叶.....	(张英伟、知春)	95
还是这花香.....	(李金)	99
磨.....	(张福生)	103
飞吧, 小鸟!	(张福生)	107
秋韵.....	(张福生)	110
不期而遇.....	(梅玉文)	115
承包.....	(张英伟)	118
路灯下.....	(向杰)	121
种子.....	(朱子椿)	123
出租屋.....	(岳立功)	128
距离.....	(朱子椿)	135
午间新闻.....	(张福生)	138
特殊广告.....	(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局集体创作)	141
宿舍特区.....	(张艳冰、张德润)	144
心愿.....	(张福生)	147
心中的玫瑰.....	(马晓歌)	150

特别祝福.....	(张英伟) 154
也想有个家.....	(梅玉文) 157
钥匙.....	(张福生) 160
空间.....	(舒豆) 164
加密码.....	(王少先、邹永演) 167
找.....	(周保民) 170
喜事逼人.....	(邹永演) 173
买书.....	(刘森力) 176
门铃叮咚.....	(陈慧中) 178
希望.....	(木耳) 182
旅游奇观.....	(陈慧中) 187
等着你回来.....	(樊锁) 191
家书.....	(梅玉文) 194
美中美.....	(冉顺卿、李梅) 197
谁当老总.....	(肖咸忠) 200
签名.....	(张英伟) 203
母爱.....	(孙清河、卢时初) 206
阿sir交响曲.....	(黎乔筑、余家斌) 209
兵哥哥回来了.....	(张福生) 213
桥店.....	(岳立功) 216
新编“孟母断机”.....	(梅玉文) 221
同乐关前.....	(巴特尔) 224
一碗面条.....	(张福生) 227
庭园故事.....	(方伟元) 230

名记.....	(梅玉文) 235
花季雨季网站.....	(张希怀、向杰、刘强) 238
要命的作文.....	(陈慧中) 241
给地球会诊.....	(潘晓明、卜钝鸿) 244
新守株待兔.....	(陈慧中) 247
道是无情却有情.....	(侯继宽、李钟鸿、刘强) 249
外地人·本地人.....	(南山区文联集体创作) 253
欢乐家庭.....	(张福生) 256
忘年交.....	(方伟元) 260
撞击.....	(李钟发) 263
许愿.....	(杨旰) 266

③ 三、曲艺 ①

两次到深圳.....	(黎乔筑) 272
深圳之光.....	(卓忠明、石波、马宁光) 273
家长学校.....	(刘森力) 276
配号员.....	(肖咸忠、刘靖) 279
老师的情书.....	(朱玉辉) 282
小方与小芳.....	(肖咸忠) 285
解疙瘩.....	(肖咸忠) 288
争功.....	(张纲) 291
后记.....	293



影视剧本

大山作证

1989年广东省业余文艺作品评选二等奖

◇编剧：朱子椿

1

这是一架从山巅至山麓都星星点点地缀着矿山建筑的大山。

在大山的胸襟上，推出片名。

坑道内，一辆小型有轨电车隆隆驶过。

手持风钻的矿工在工作。

爆破。纷飞的石块。

叠印出编导演职员表。

2

一辆写有“乌龙山钨矿医院”的救护车，发出令人不安的鸣响，从乌龙山下的工人宿舍区疾驰而来，经过乌龙镇（这是矿生活区），镇上的工人文化宫，乌龙山百货商场等高大建筑物，在我们眼前一一闪过。

救护车里，60多岁的杨石山躺在担架上，嘴角可见血痕，眼神枯萎。在他身边，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他的妻子山茶。

山茶面容慈祥而又显出饱经风霜的刚毅，一双略显红肿的眼睛，愣视着石山。

救护车从一棵大树下驶过。

大树上，挂着块大木牌，张贴着一张图。

一群矿工、家属围着这张图，兴奋地谈论着。此刻，人们静下来，目送着救护车远去。

人们又恢复了谈论。

一老矿工激动地说：“不要说矿里两万多矿工家属，单单说幸存的600多个矽肺病人，也该让他们享享福啰！这矿山公园早就该建了。”

一孩子挤进人围：“爷爷，这是什么图画呀？”

老年矿工：“这是一张乌龙山公园规划图。呵呵，是为你们这幸福的一代设计的幸福图呵！”

孩子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

一家属：“请你看看，这图上画的公园，有没有圈到尾砂坝下那块地？”

老年矿工：“当然圈了！……”

家属：“哎呀！我的菜地在那里呀！”

老年矿工：“那尾砂坝你还不知道？风一刮，乌龙镇上哪家不吃尘沙？你的菜地金贵，还是大家的健康要紧？”

人们纷纷附和。

救护车驶进乌龙山钨矿医院大门。

医护人员跑过来，将杨石山抬下来。

医务办公室。

王院长拿起电话：“矿总机……请找顾矿长……”

3

四坑口坑道。

坑道深处传来风钻的轰鸣。

50多岁的矿长顾燃，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藤帽，在检查井下通风管道。他身材魁梧，眉宇间露出威严。他同旁边几位矿工说着什么。

一辆小电车驰来，停下后，一位矿工从车上跳下，急切地对顾燃喊道：“顾矿长！电话！医院来的！”

顾燃眉头一拧：“好，我就去。”指着通风管道，对那几位矿工说，“虽然我们矿20多年没有发现矽肺病了，但是大意不得！”说罢，摘下藤帽，钻进电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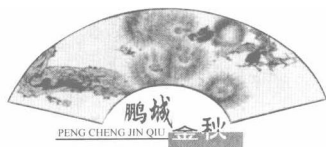
电车隆隆开去。

4

四坑口办公室。

顾燃将藤帽往桌上一撂，拿起电话：“我是顾燃……三期矽肺，大咯血……今天去世的？”从口袋掏出笔记本，旋开钢笔套。





笔记本的一页。抬头上写着：“矽肺病矿工死亡名单”，下面是长长的死者姓名、年龄、死亡日期，每行首标号码。

连续翻过好几页，笔尖落在最后一个号码“882”的下面，写上：“1978年11月8日”

电话里传来王院长的声音：“……是病危，正在抢救，是你关照过的老矿工杨石山，所以向你报告。”

顾燃神气骤变：“杨石山……你亲自参加抢救！”放下电话，套上钢笔，合上笔记本，急急离去。

办公室里几位干部议论起来。

“哪个杨石山？”

“以前我们四坑口的，原来因历史问题，罚去照看尾砂坝，现在已经退休。”

“我怎么想不起这个人？”

“矿里职工家属几万人，你都记得住？”

5

盘山公路上。

几辆下山的汽车。

一辆卡车驶来。

驾驶室里。驾驶员是位姑娘，叫叶梅。她戴着宽边太阳镜，袖管挽得很高，丰腴而白皙的手臂裸露在外，她身边坐着的另一位姑娘，叫陈明霞，显得文静得多。

叶梅朝驾驶室外面的小镜子瞧了一眼。

镜子里，是一辆大型客车的影子。

她立即摘下墨镜，很认真地重新注视了一眼小镜子。这时我们发现，她长得很美，一双大眼睛聪颖而调皮。

叶梅忽地吹了声口哨。

陈明霞忙问：“叶梅，什么事？”

叶梅朝小镜子一努嘴。

陈明霞看一眼小镜子，说：“又要等吴一群吗？”

叶梅作了个怪相，默认了。

陈明霞故作无可奈何状，叹口气道：“好吧，到前面三坑口候车亭，我就下来。”

三坑口候车亭。卡车在这里停下来，叶梅和陈明霞走下车来。

一会儿，那辆大型客车驶了来，这是乌龙山矿

交通车，也在这里停下，人们忙着上下车，陈明霞上了交通车。

交通车上。将近30岁的吴一群听到有人敲窗口，忙掉过头来。

车窗下，叶梅朝他一挤眼：“下来！”

吴一群站起身，扶一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下了客车。

交通车开走了。

叶梅头一摆，示意吴一群上卡车驾驶室来。

吴一群上了车。

两人坐定，吴一群：“什么事？”

叶梅侧过脸：“来，亲一下。”

吴一群凑过嘴去，在叶梅脸上亲了一下。

一辆北京吉普在卡车旁嘎然而止，车门开处，顾燃跳下车来。显然，他发现了吴一群。

吴一群掉头一看，忙推推叶梅，低声地：“矿长来了。”

顾燃：“吴一群，你下来！”

吴一群跳下车，竭力掩饰着窘态，笑着点头：“顾矿长。”

顾燃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自己吸了，另递一支给吴一群：“杨石山大咯血，进医院了！”

吴一群“哦”了一声。

顾燃：“马上开党委会，讨论一下杨石山的平反、恢复党籍的问题。他的调查材料整理出来了吗？”

吴一群：“没有……”

顾燃不满地打断对方的话：“难道要等人死了才给平反吗？你立即准备一下，在会上谈一谈杨师傅的问题。”上了吉普，走了。

吴一群上了卡车。

叶梅激动地：“我也是为杨师傅的事找你！他的历史问题，怎么拖了这么久不给解决？你是组织部长啊！”她发动车子，“告诉你，他是我们公园规划小组的！”

卡车在曲折的山路上奔驰，渐远。

叶梅：“呃，说话呀！你在想什么？”

吴一群：“李书记今天要到我们矿来，她来了，一定先找我的……”

叶梅：“哪个李书记？”

吴一群：“省厅的，顾矿长的妈妈。”

叶梅：“这我不管，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吴一群：“小心点开车。”





叶梅：“你怎么尽打岔？”

吴一群：“这路不好走哇！”

李典英默然。

8

6

轿车内。

头发斑白的李典英，目光注视着车外。

李典英招呼司机：“慢一点，好久没有到乌龙山来了！”

乌龙山矿生活区大道两旁的商店往车后闪过。

7

尾砂坝。

这是一大片约方圆十数里的“沙漠”，寸草不生，沉积在这里的砂砾，是选矿厂送来的废砂。

尾砂坝下的菜地。

正在浇菜的一群家属妇女，七嘴八舌地在议论建公园的事情。

一妇女：“我亲自问的，公园圈了我们的菜地，”她打着手势，气愤地：“这怎么行呢？听说，今天团委就要来这里植树了！”

妇女们都嚷起来。

李典英坐着轿车经过这里，便叫司机停下，下车走向菜地。

“哼，我家的菜地可不准他们挖！”

“我家的也不许！”

“我刚刚才浇了一担尿肥哪！”

李典英来到菜地。

一老年家属妇女打量她一眼，问道：“你找谁？”

李典英迎上前去，笑容可掬：“你们在说什么呀？”

老年妇女：“我们矿山，鱼虾是吃不着的，青菜也少得可怜，你来拿个理，挖了菜地，叫我们吃什么呀！”

李典英和气地说：“谁要挖你们的菜地？”

一妇女：“这地方要建公园哪！”

李典英默然有顷：“你们不要这样吵闹，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就是矿长，也可以找的。”

一妇女：“矿长？就是因为矿长听信一个老叛徒的话……”

吴一群的住宅。

李典英：“我刚到，就来你这里，儿子那里都没有去！”

吴一群恭敬地给李典英沏上一杯茶：“李书记身体这么好，不见老，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李典英：“不行啰！恐怕是最后一回上乌龙山了，该退休啰！”她端起茶杯，轻呷一口茶水，“接班就要靠你们喽！这次来，说是检查工作，其实还是考察班子，物色接班人选。顾燃，我还是想把他调到省里去的。”她放下茶杯，“你年轻有为，应当好好干嘛！”

吴一群心领神会地：“我就怕辜负了您老的期望，做不好工作。”

李典英：“你来信反映的建公园，给杨石山立专案的事，都很及时。顾燃把杨石山列入了公园规划小组？”见吴一群点头，“我一下车，就到砂尾坝去看了看，许多人对建公园有意见哪！不许建楼台馆所，中央不是三令五申吗？尤其此事牵扯到杨石山，人家有看法呐，说我们听叛徒的话！几难听啰！……噢，杨石山的问题调查得怎么样了？”

吴一群：“杨石山大咯血住医院了，顾矿长的意思是，尽量在生前为他平反。”

李典英：“哦，大咯血？病危？他的历史问题，你们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吴一群：“一点能说明问题的新证据也没有。”

李典英：“说心里话，我是同情他的，但我不能凭感情代替政策。顾燃对杨石山越来越关心，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吴一群：“这你放心，杨石山的档案里，没有出现你的名字，据我了解，杨石山也没有在他面前吐露过真情。”

李典英：“对杨石山，我爱莫能助，但也不会落井下石。”

吴一群：“那自然。”

李典英：“不谈这个了，我是放心你的，一群，找对象了吗？”

吴一群：“有个女朋友，矿里的司机，叫叶梅。”

李典英：“司机辛苦，以后可以改行嘛。”





9

吉普车驶进矿医院。

车子刚停住，顾燃便跳下，心急火燎地往医疗大楼大步走去。

抢救室门外，忧心如山茶坐在长条凳上，她听见脚步声，循声看去。

顾燃匆匆而来。

山茶立即隐身墙角。

顾燃敲着抢救室的门。

一护士打开一扇门，探出头来，轻声地：“顾矿长，病人正在抢救，不能进。”

顾燃：“病情怎么样？”

护士：“暂时脱离了危险。”

顾燃吁口气：“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顾燃返身急步离去。

山茶从墙角出来，眼含泪光，凝视远去的顾燃的背影。

10

顾燃上了吉普。

顾燃：“党委会会议室！”

吉普车急驶而去，与一辆轿车交错而过。

轿车在医院的大楼前停下来。

从轿车里走出李典英。

她似有满腹心事，一步步走进大楼。

11

会议室。

党委会正在进行。

顾燃：“党委书记石明玉同志不在家，我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内容是为一位老共产党员平反、恢复党籍的问题。他叫杨石山，此刻，他因三期矽肺大咯血，正躺在矿医院抢救室里，生命垂危……”

唏嘘声。

顾燃：“我认为，杨石山同志从参加革命起，直至今天病危，都在忠诚地为党工作着，他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

有人小声耳语：“这种口吻，在报纸上倒看见过……”

顾燃：“先请组织部长吴一群同志谈一谈杨石山的历史情况。”

吴一群良久才开口答道：“这个会，开得是不是仓促了？杨石山的叛徒罪证据是确凿的，又不属于‘文革’冤假错案，要纠正，必须有新的证据，我们虽然立案许久，但至今没有调查到一点有用的新材料。再说，石书记快要回来了，是不是等他回来再说……”

12

矿部办公大楼前。

一辆轿车嘎然停住，

矿党委书记石明玉走下车来。

13

会议室。

顾燃显得有些激动地：“没有错，杨石山写下了白首书，向敌人投降过，供出了红军留下的一吨钨矿，组织上在解放初就给他定性为叛徒。但是，据我了解，杨石山不但不应该戴叛徒帽子，而且是个无畏的战士！是位革命英雄！”

会场肃然。

这时，石明玉打着哈哈进来了。

石明玉：“我可是日夜兼程呐！”他朝顾燃点点头，坐下来，“同志们，省厅检查团，由省厅负责人李典英同志亲自带队，要来我们矿检查工作，李书记给我打了个招呼，说她要和检查团到我们矿来，迅雷不及掩耳。我正打算回来就开个党委会，没想到，想吃甜的来了个卖糖的！”说着，笑了起来。

大家受他幽默的感染，也笑了起来。

石明玉问顾燃：“在研究什么呀？”

顾燃：“给杨石山平反！”

石明玉：“杨石山？噢，你提过的那个退休矿工？叛徒问题是吧？可不可以先搁一搁？”

顾燃：“杨石山已经送抢救室了？……”

石明玉打断顾燃的话：“检查团说不定今、明就到，矿里有些问题，必须尽快统一一下认识，比如建公园……”

吴一群插话：“群众也有些反应，建公园是个叛徒提出来的建议，指责我们为什么听叛徒的话……”



石明玉：“哦，是指杨石山吗？建公园的事也同他有牵扯吗？”

14

抢救室门外。

李典英走来，打量了一眼山茶。

山茶：“哦，李书记！”

李典英：“你是……山茶吧？”

山茶默默地点点头。

这时，抢救室的门开了。王院长和几位医护人员走了出来。

王院长：“李书记，您来了？”

李典英：“老杨病情怎么样？”

王院长：“醒过来了，可以进去看看。”

李典英和山茶走进抢救室。

山茶轻声地：“石山。”

杨石山睁开眼来，看见了李典英：“你……李书记……来了？”李典英在病榻前坐下，轻声叹了口气：“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杨石山淡然一笑：“我这一辈子的路，恐怕快走完了。”

李典英：“不要这么说……”。

杨石山：“我只有一件事放不下心来，我头上的这顶‘叛徒’帽子，戴了40多年了！”他的目光呆滞，似乎凝视在遥远的地方……

15

（回忆）1934年秋，中央苏区机关所在地瑞金叶坪村。

炮弹形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

塔下，秋风落叶。几位红军战士在焚烧文件材料，皆肃然无语。

一战士眼含泪光，怀抱一块两尺见方的木牌，情意深挚地用袖管轻拭牌面。

牌子的特写。这是一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某部门的招牌，部门名称正巧被袖管所掩遮。

这位战士依依不舍地将木牌送进火里。

风尘仆仆的杨石山从塔下过，他红军装束，模样淳厚。

他用诧异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一切，步子不由加快了。

他走进塔边的中央机关某部门办公室。

一位领导同志见他来了，十分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连说：“好好，来得真快。可把我急死了！”指着一旁的李典英，“来，给你介绍一下，李典英同志。”

李典英有孕在身，穿着宽大的男军装。她显然猜中了来者是谁，迎上来握手寒暄：“你就是杨石山吧？”

杨石山接过那位领导同志倒给他的水，大口喝着，点着头。

刚落坐，领导同志便神情严峻地说：“有项特殊而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和李典英同志完成！根据我们的了解，你原来是乌龙山的矿工吧？”

杨石山：“是。”

领导同志：“家有没有在乌龙山？”

杨石山：“没有。我自小死了爹娘。”

领导同志：“有一个相好是吧？叫什么？”

杨石山：“山茶。”

领导同志：“可靠不可靠？我是指对革命。”

杨石山：“她是个挺实在的妹仔。”

领导同志：“是这样，简单点说吧，赣南苏区，要放弃了。形势瞬息万变，中央无法作出决定，去哪里，什么时候再回来，有六个中央机关领导同志的子女，都是一两岁，不能带走，典英同志也快生了，加一起，7个，你和典英同志留下来，就不随军走了，负责这些孩子。这是党的委托，责任重大！孩子可以托交红军家属或者可靠的群众抚养，但不能泄露孩子的真实身世。将来红军打回来，你们要‘完璧归赵’！”

李典英看着杨石山：“我也是个拖累，主要靠你。”

领导同志：“典英同志阶级觉悟很高，她爱人老顾犯了左倾，她能够划清界线，只是身体不好，又有身孕，的确要增加你的麻烦。”他看看杨石山，“关于抚养费，因为经费紧缺，除留下少量的银元和一些食盐，只能再给一吨钨砂，你知道，苏区经费主要来源是钨砂，这东西又带不走。这又要给你增添不少麻烦，先要把它藏起来，要钱用了，就去取些卖给乌龙山的钨矿老板，一次不能多取，必须一点一点地变卖……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选中你！”他站起来，目光充满信赖。

杨石山和李典英也跟着站起来。

杨石山：“我知道这副担子的份量。”

领导干部：“苏维埃就是为了孩子！苏维埃就是为了子孙后代！”





16

夜。绵江宛如缎带，蜿蜒在山谷间。

婴啼声，唧唧秋虫声和汨汨的流水声，交织成一首神秘的夜曲。

沙滩旁，停泊着一只小船。

几位红军战士，吃力地挑着装着钨砂的麻袋，步履维艰地从狭窄的跳板上鱼贯下船，麻袋仅一尺见方，显得沉重异常。

杨石山赣南乡下人打扮，站在船前，小声叮嘱：“小心点！小心点！”

船舱内，李典英哄着孩子，孩子的哭声渐敛。

船舱内，李典英轻声地：“石山！”

杨石山应了一声。

李典英：“钨砂全埋在这里？”

杨石山：“对。从这里上岸，有条小路通乌龙山，以后来取钨砂方便。”

沙滩上，战士们用锹掘着坑。

杨石山：“典英，孩子都睡了？”

李典英：“都睡了……哦，肚子有点痛。”

杨石山一愣：“是不是……要生了？”

李典英：“我也不知道，不是就好。”

杨石山搓搓手：“你歇吧。我去帮他们，快一点。”

他走下跳板，来到挖坑的战士们面前。

他和战士们把一袋袋钨砂埋在坑内。

埋妥，一战士握着杨石山的手：“我们就不送了，多保重！”

杨石山：“谢谢！谢谢！”

17

静静的江面，跳动着星光。

小木船顺流而下。

杨石山摇着橹。

李典英在船舱内：“石山，你也进来歇吧。”

杨石山：“不了。这地方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了，这种时候走安全。”

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

李典英从舱内探头问：“有情况？”

杨石山果断地：“我们靠岸！”

远处江面，隐约驶来一船。

杨石山奋力摇橹。

李典英钻出舱，帮着摇橹。

杨石山：“你进舱去。”

李典英不肯离去。

杨石山：“你吃不消呵！”

李典英：“现在是什么时候？顾不得了！”话犹未了，忽然“哎唷”了一声。

杨石山急问：“怎么了？”

李典英咬着牙不作声，额上沁出汗水，仍未松开橹。

杨石山着急地：“你快进舱去吧！”

李典英捂着肚子，爬进舱。

杨石山拼命摇橹，小木船靠了岸。

舱内传出李典英的呻吟，须臾，传出婴儿落地的啼声，在这沉寂的江面，显得异常清晰。

杨石山愣视着黑洞洞的舱内。

李典英微弱地：“石山……我生了……你进来……”

杨石山不知所措。

李典英在舱内：“石山，你快进来呀！”

杨石山爬进舱去。

婴啼声和他们急切的说声。

“石山！你赶快带着孩子走！”

“不！一起走！”

“不要争了！我是走不动的！这些孩子，加上我的孩子，7个，拜托你了！”

“典英！”

“石山！你快走吧！”

远处的木船越来越近，约一里许了，船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朝他们喊：“喂！靠过来检查！国军封江了！”接着朝天放枪。

杨石山从舱内爬出来，带着一副箩担，装着7个孩子，孩子们仍在熟睡之中。

李典英跟着爬出来，蹒跚几步，扑在橹上：“我引开敌人！”

杨石山：“一起走吧！”

李典英：“不行，不能拖累你，孩子全靠你呵！”

杨石山只好挑着箩担下了船。

李典英拼尽全力，摇着橹，小木船离岸而去。

杨石山：“典英……”

小木船顺水漂走。

杨石山不忍离去：“典英！典英！你上岸来！”

李典英：“你走！你走！”哽咽地，“我的儿



子，糠菜粗布，拉扯得大，我就死也瞑目了！”
枪声。

杨石山情知再不能耽误：“典英，我们在黄石村村头黄嫂家见面！”

小木船顺水而去。

杨石山挑着孩子，朝岸边山峦的村子奔去，在枪声和吆喝声中，他消失在夜色里。

18

黄石村黄嫂家。

杨石山给孩子们喂着稀饭汤。

黄嫂给李典英的孩子喂米汤。

杨石山：“孩子饿了整整一天了，黄嫂，不要紧吧？”

黄嫂：“不要紧，只是找不到奶，一出世就喝米汤。”

杨石山：“黄嫂，你是党员，知道党的纪律，孩子的身世本来是不能暴露的，因为情况特殊，只有请你帮忙，所以才将这7个孩子全挑到这里来了。”

黄嫂：“说吧，要我做什么？”

杨石山：“这孩子，就请你照看，我立即去找他妈，他妈叫典英，假如典英找到这里来了，就让她住下来等我，我还要把那6个孩子托交别人，三天后我一定回来，这里山深，白狗子恐怕三五天还来不了这里。”

19

山路上，杨石山放下箩担，朝山下望去。

一座傍山的小村落。

杨石山把箩担藏在草丛中，抱起一个孩子下山而去。

农家，杨石山把孩子托交给一位年轻妇女。

另一农家，杨石山把孩子托交给一位中年妇女。

他抱着一个孩子，继续赶路。

又一农家，杨石山把孩子托交给一位年轻妇女。

20

杨石山在绵江河畔跋涉，不时朝上流、下流张望。

空寂无人的江面。

21

黄嫂家。

黄嫂抱着孩子，哄着睡觉。

门开处，杨石山进来，劈头问：“典英……”见无他人，“没有来？”

黄嫂默默地点点头。

杨石山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水喝着：“那我还得去找。”

黄嫂：“你这种年纪的男人，最引白狗子注意，依我看，还是让我去找，”

杨石山：“这也好。这孩子我带走，带这么小的孩子，够麻烦的。”

黄嫂：“你带到哪里去？你不能在这里住几天？我带他怎么就是麻烦？”

杨石山：“乌龙山有我一个相好，我把这孩子交给她。我已经在一处山旮旯找好了一间房子。典英十有八九出问题了，以后还要请你帮我，有时候要走动走动，比如送钱什么的。”

22

月夜。乌龙山。

傍山而建的打锤佬的寮棚。

杨石山抱着婴儿，轻手轻脚走至一座寮棚前。

月光从窗口泻进寮棚里，照见床上睡着的年轻的山茶，她长得端庄，身子略显单薄。小桌上有一白纸糊的灵位。

杨石山轻轻地敲门。

屋内，山茶惊醒，仄耳细听。

敲门声。

山茶披衣坐起，惊恐地：“哪个？”

门外，杨石山轻轻地：“我，石山。”

屋内，山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喜万分：“哪个？”又问了一句。

杨石山的声音：“是我，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山茶几乎是滚下床来，跑至门口，正欲拉开门闩，忽听几声婴啼，不禁一愣，欲拉门的手悬在了空中。

她从柴门宽宽的缝隙朝外看去。





月光下，杨石山怀揣一婴，警惕地环顾左右。

山茶猛地转过身子，“砰”地背靠门上，泪水扑簌而下，但她紧咬嘴唇，竭力不使自己哭出声来。她头上的一朵小白花颤动着。

门外，杨石山诧异地：“山茶……你怎么不开门？”

万籁俱寂。

屋内。山茶蓦然收住泪水：“你走！你走！”她退下腕上镯子，从门缝塞出去。

银镯子落在门外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杨石山捡起镯子，茫然失措。

（叠印）月下的山坡上，杨石山将一只扭丝银镯子放在山茶手上，柔声地：“才买了一只，没有钱，大姑娘，身上总要有点银子才好看。”山茶忽闪着水波似的眸子，调皮地：“还有个晓得么？”杨石山摇摇头。山茶：“有！”一指明月。杨石山激动地：“山茶，你等着我，我去投红军，红军日后进了山，我们就……成亲！”

从屋里传来山茶再也忍不住的呜咽。

杨石山迷惘而痛苦地：“山茶！山茶！你怎么不理我？”

然而，屋里只有饮泣在回答他。他四下张望，怕惊动左邻右舍，只好拖着步子离开了。

屋内。山茶敛住哭，屏息聆听，杨石山的脚步声渐远，她一把拉开门门，开了门。

杨石山听见开门声，忙转身，定定地望着山茶。

山茶木然呆立。

杨石山一步一步走拢来。

山茶冷冷地：“你有了家，还来这里找我做什么？”

杨石山忽然省悟：“你是说这孩子？他……是我捡的，我在红军里，怎么可能成家呢？”

山茶眼睛一亮：“你不哄我？”

杨石山着急地：“怎么会哄你？我在红军里，哪天不想你？山茶！石山哥什么时候哄过你啊？”

山茶一下子扑了过去，伏在杨石山胸前，呜呜地哭出了声。杨石山轻轻推开她：“莫压着了孩子，进屋去吧。”他腾出一只手来，将镯子给山茶戴上。

他们走进屋，山茶把门门好。

杨石山：“莫点灯。”

月光水似的从窗口泻进来，屋里显得很亮。杨石山看见桌上的灵位，又看见山茶头上的白花：“大伯……他？”

山茶：“烧骨痠，吐血死了。已经一个月了。”

杨石山心酸地：“山茶，你是怎么过的？”

山茶：“靠爸爸的朋友帮忙……”又哭了。

杨石山把已经睡着的孩子放在床上，劝慰山茶：“莫哭了，莫哭了。”

山茶用手背揩一把泪：“……没吃吧？我煮蕃薯去。”

杨石山：“不要弄了。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走。”

山茶：“这种时候，去哪里？”

杨石山：“下山。”

山茶二话不说，动手去收拾东西，摸黑打包袱。锅灶带不走，东西也不多，几件烂衣裳，一床破被子。

杨石山看山茶很兴奋，不禁问：“你不问我带你去哪里？”

山茶手不停地：“你们红军败了战，你当我不知道？跟你躲白狗子哇。”她拿起一尊白瓷观音送子像，欲放进包袱里。

杨石山：“这是什么？”拿过瓷像，“它也带上？”

山茶：“我是爹的独女。他想死了要个男孩，买了这个，天天供着，说是保佑我嫁了人……”她羞涩得住了口，将瓷像夺回，小心地放进包袱。

杨石山见包袱打好，抢过来背上。

山茶：“孩子给我抱吧。”

杨石山感激地看山茶一眼，把孩子交给山茶：“我这样拖你走，不怪我？”

山茶：“我才不管你带我去哪里，去多久……有你在身边，就够了……”说时泪水刷地又流了下来。

23

夜。他们在山路上行走。

晨。林子里。杨石山从怀里拿出几根熟蕃薯，交给山茶，山茶用它喂孩子。

午。他们在山泉边喝水。